

青少年走近伟人丛书

· 传记故事 ·



恩格斯

FRIEDRICH VON ENGELS



NLIC2970864504

——青少年走近伟人丛书·传记故事——

恩格斯

罗范懿 著



NLIC297086450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恩格斯/罗范懿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 8

(青少年走近伟人丛书·传记故事)

ISBN 978-7-5125-0341-0

I. ①恩… II. ①罗… III. ①恩格斯, F. (1820~1895)-
传记-青年读物②恩格斯, F. (1820~1895)-传记-少年读物
IV. ①A7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4417号

青少年走近伟人丛书·传记故事·恩格斯

作 者	罗范懿
责任编辑	李 璞
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典泰
策划编辑	刘 毅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刘洁羽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1.25印张 170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341-0
定 价	20.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钟声悠悠 / 005	炮手和旁听生 / 069
一张被揉成团的报纸 / 008	《莱茵报》“世界工厂”的通讯员 / 075
“第11号国王” / 011	工人区有个“亲戚” / 080
超凡的才能 / 016	伟大的会见 / 083
虔诚的宗教徒 / 020	一部八十五年后才出版的书稿 / 088
“上帝就是思想” / 024	第一部著作及第一批稿酬 / 090
红球之谜 / 030	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 094
高中辍学的苦恼 / 033	《共产党宣言》问世 / 098
哭笑不得的“换算表” / 038	点燃万道霞光 / 102
第一个文友 / 042	到祖国去 / 104
“小老板”首次登场亮相 / 045	在被通缉的日子里 / 107
走访贫民窟 / 052	军中副官 / 111
飞出笼的鸟 / 058	“双重生活” / 114
妈妈送的生日礼物 / 063	作者“马克思” / 117
将笔锋对准封建制度 / 066	“我永远不会有另一个母亲” / 120

目 录

姊妹情缘 / 121	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卷 / 147
不能公开出现的国际会员 / 124	十年一卷 / 151
结束商人生活 / 126	抢救第四卷 / 154
瞧这两家子 / 128	七十寿辰 / 156
革命的理论 / 131	“把自己分解成两个恩格斯” / 160
沉痛的婚礼 / 134	向全世界开放的“家” / 163
马克思逝世 / 137	“五一”节，旗的世界 / 165
琳蕻和路易莎 / 141	一次盛大检阅 / 167
校订和翻译新版 / 144	最后的岁月 / 170

钟声悠悠

“哇”的一声划破沉闷的夜空——

1820年11月28日,晚上9时整。巴门,布鲁歇尔·罗特尔街800号。“卡斯帕尔·恩格斯父子公司”的这栋三层楼房的住宅里,传出一阵尖锐、急促的婴儿呱呱坠地声,这里德意志乌培河谷古老的巴门市工厂主—恩格斯的夫人临产了。

“听这声音,分明是个男孩。”

“新一代小老板降生了!”

“‘绿色贵族’又添新绿!”

……

消息很快传遍了街头巷尾、饭馆酒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乌培河谷年轻的资本家,是巴门这座4万人口的普鲁士莱茵省纺织工业中心城市的新兴工业台柱子。

妇人们在唠叨贵夫人爱利莎临产时的情景。头胎骨盆紧,婴儿胖,年轻没经验。爱利莎心里乱成麻,在床上滚打得把毛毯揉成了团,两只拳头捏得流出水,要不是几个妇人蛮着性子将她仰压在床上,一人扳一只腿,又帮她喊“一、二、三”,这孩子还不知要在娘肚里憋成个什么样儿?……

男人们则在议论着弗里德里希老板的洪福和财运……

第二天,巴门市政界要员也很快知道了弗里德里希老板添喜了,政府委派威廉豪森先生作为代表,亲自来问候新生儿和母亲的健康,并吩咐巴门教堂,为这位赫赫有名的工厂主添“绿色贵族”做一次感恩祈祷。

“铛! 铛!”

29日,上午八九点钟,阳光荡金洒银般地照着,哥特式尖顶塔楼上的钟楼里,大钟庄重敲响,远近房顶上的鸽子惊得飞起来,缭绕的余音传到乌培河谷的尽头……

巴门有头面的人循声赶来贺喜。

“恩格斯贸易公司”门庭若市，比厂里召开新产品订货会还要热闹，乌培河谷几乎所有的厂主、商家、老板都赶来了。他们都来向这位年轻的“工业老大哥”祝贺。

一些客人来不及拂去身上的风尘，匆匆斟满莱茵葡萄酒，向主人举起杯来——

“祝继承人像英雄齐格弗里特那样伟大！”

“祝‘绿色贵族’像罗马统帅恺撒那样荣光！”

“愿他继承爱利莎夫人的善良和他父亲的才智！”

“祝愿……”

恩格斯老板像往常一样威风凛凛地应酬大家。

“诸位！诸位！”

“谢谢大家的良好祝愿！”

“但愿神力无边的上帝听到你们这些祝词！”

“请允许我为我的头生儿子，我的弗里德里希干一杯！”

“我已经决定将他起名为弗里德里希。我希望他将来成为乌培河谷的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板、干练的厂主、商界的雄狮！”

“先生们！希望我儿子将来为‘恩格斯公司’增光添彩！”

“我儿子起了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名字，愿陛下的贤明庇护我的继承人吧！”

教堂的钟声，街上传来嘈杂的人声，工厂办事处里一呼百应的欢呼声……仿佛巴门城市里诞生了德意志未来的国王。

钟声也惊动了巴门的贫民窟，惊醒了白日里酣睡的夜班工人……

“这‘绿色贵族’——可见他的根深叶茂。又是新一代的剥削老板，新的吸血鬼……”

钟声响得没衣穿的穷人起了鸡皮疙瘩……

钟声激荡工厂区纯真的童心泛起阵阵涟漪……

却见那摇篮里雪白篷帐下的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时在梦中微笑……他没有去看那一双双肥肥的鱼泡眼们倾慕自己的目光，却似乎听见了那教堂悦耳的钟声……

疲惫的爱利莎夫人像在前方打了一场艰辛险恶的大胜仗凯旋，她甜蜜地

躺在旁边一张宽宽的床上，微眯着眼睛看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也在想着儿子的未来：忽而看到孩子穿上教授的托加，忽而看到他披着诗人的斗篷……她原想给孩子起个心爱的作家哥德的名字：“约翰”，没有料到丈夫却早先为孩子准备了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名儿。

……孩子还依然静静地睡着，他根本不看一眼那些嬉皮笑脸和鱼泡眼，在白色篷帐里，沐浴着从窗户投进丝丝缕缕的暖和阳光，脸上一层乳白色的茸毛熠熠闪光地留下妈妈狂吻的印迹……

有谁料到，那摇篮、篷帐、教堂里的钟声和妈妈的狂吻……都在孕育着一种神秘闪光的东西，使这个大资本家的儿子在作悄然叛逆，去摧毁爸爸和他肥胖的阿叔、阿婶们所建树的一切……

“铛！铛！铛……”

一张被揉成团的报纸

“爸爸，报纸！法文报纸。《自由报》《国民日报》《法兰西日报》，爸爸！”小弗里德嘹亮的童音从家里各个角落里发出了回声。他竭力模仿着巴门报贩的吆喝声，拿着新报纸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自得其乐地寻找爸爸。

恩格斯出生在欧洲又一次感悟到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夜，当巴门的钟声在乌培河谷上空回响的时候，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和维护自己的君主统治结成反动联盟，他们又在特包罗紧急召开神圣同盟第二次会议。会上德意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神经质地用脚在地板上敲得格格作响，绰号叫“风流熊”的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断断续续地说道：

“是的，阁下，在1814年3月30日拿破仑投降以后，革命还会在我们身边发生的。”

巴门的钟声迎接小恩格斯的降生。

马德里、那不勒斯、皮蒙特的战鼓在召唤着人们投入战斗。

各国人民的伟大同盟也在恐怖的黑暗中诞生了。

暴风雨来临了。1830年来临了。

“《巴门导报》《农村导报》……爸爸！”弗里德里希飞快地跑进楼上一间昏暗无光的屋子，同手里拿着烛台迎面走来的爸爸撞个满怀。“爸爸，报纸！”这突如其来的冲撞使老恩格斯的身子摇晃了一下，烛台上的火光差点扑灭。

老恩格斯翻阅着一张又一张的报纸。站在旁边的弗里德里希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法兰西日报》上有趣的漫画。

忽然只见爸爸的脸色阴沉下来，一气之下，他把手里那张报纸揉成一团，往门背后一扔，并大声地叫嚷起来：

“又要反了！混蛋！”

他一边说，拿起礼帽，一溜烟跑下楼去。

小弗里德想，爸爸自然是因为那张报纸才这样生气的。

他来到门背后，蹲下来，一双小手小心翼翼地把那揉成一团的报纸舒展开来。

面前显出几个黑体醒目的大字。这个刚刚十岁的孩子用地道的法语咬文嚼字地朗读起来：

“国民日报。1830年7月30日。”

“巴黎发生骚动。查理十世退位。”

“圣但尼和苏姆街上筑起街垒。大搏斗开始。”

“……”

小弗里德读得眉开眼笑起来，他禁不住地跑出门外叫嚷“啊，那里在打仗了！打仗了！……好极了！”。

恩格斯还太小，还不能理解到底应该向谁欢呼，认为只要有地方在打仗，这个世界就有好看的了……

“打仗了！好极了！好极了！打仗了！……”爸爸见孩子如此高兴得又蹦又跳，又喊又闹，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向孩子瞪眼睛，并当着众人恶声唬了他几声。

“嗯——，我不听你的，妈妈——！打仗有什么不好呀？妈妈——！”弗里德哭起来了。

爸爸只好把孩子拖进屋里来，哄着他，把自己头上的大礼帽戴在小头上，并蹲下身对孩子小声地说：

“我的弗里德真傻！打仗有什么好？那都是穷鬼子工人起来闹事，就像我们家纺织厂的工人找爸爸闹事一样，好极了么？”老恩格斯习惯地捋了一把头发，又接着说，“工人不安份守己在工厂做工，不为爸爸干活，纺织厂不就倒了？你吃什么？穿什么呀？你将来还能当老板？你想戴这礼帽吗……”

小恩格斯听爸爸这么认真地说，已不再哭了，一对灰蓝的小眼睛向爸爸睁得大大的，听得一眨也不眨，爸爸的话里似乎有比打仗更新鲜、更好奇的东西……

其实更新鲜更好奇的还发生在这一天还未报道出来的事实上：

这一天天空虽然晴朗平静，但整个巴黎沸腾起来了，法兰西沸腾了。街

头巷尾到处都是街垒，流血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周，成百上千的英雄们壮烈牺牲，使七月成为历史上不朽的日子，起义者胜利了。

在夜幕掩护下，查理十世从法国逃跑，就像一个抢家劫舍的偷儿悄悄地躲藏起来一样，那辆黑色马车一路上沾满着灰尘，看上去好似载着一具政治僵尸——一个没有了王冠和权力的国王的灵车……

巴黎在欢呼，整个文明的欧洲在欢呼。但是欢呼很快就变成了失望，如同1800年一样，胜利的人民又受骗了。资产阶级巧施诡计，骗过了人民，人民得到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新的锁链，因为不是共和国，而是新的国王。

当恩格斯一家为弗里德在巧克力蛋糕上点燃十支蜡烛的时候，革命的大炮正在欧洲上空轰鸣。

“第11号国王”

“请到黑板跟前来！请……第11号。”老师一边翻着花名册，一边对学生说着。

全班同学总算轻松地舒了口气。“11号”能回答出老师提出的所有的问题。

“11号”是爱北斐特皇家中学里身材最魁梧的一位学生，他体格健壮高大，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柔软的栗色头发分梳两边。可爱的圆脸庞，上嘴唇留着一撮金黄色的毛茸茸的胡须。他的鼻子仿佛是额头倾斜线的延伸，嘴巴的清晰的线条衬在和蔼的脸上显得非常漂亮。他的耳朵和脖子几乎隐藏在留得很长的头发底下，圆圆的后脑勺和椭圆形脸蛋显得十分可爱。

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听老师报了自己的学号，连忙站起身，离开课桌，走到黑板跟前。

“恩格斯，你对学过的东西都掌握了吗？”

“老师，这得由您来作出判断！”

“那你就说一说伊苏之战吧！”

“11号”转过身来对着黑板上挂着的大地图。

“在格兰尼卡大捷之后，伊苏之战又一次证明了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军事天才……”

教室里一片寂静，“11号”满有把握答得流利、自在，仿佛在朗读课本似的。他答到达利亚的巴比伦之梦、亚历山大患病、通过“叙利亚门”、波斯人的策略、赫梯人的进攻、老帕曼尼昂的英雄精神、被称为马其顿王的亚历山大受伤、希腊雇佣军的被粉碎和达利亚的溃逃……弗里德情绪激昂，仿佛他本人参加了这场战斗。

他背诵出其中几段临战时的作战命令。

他在地图上指出了军队转移的情况，并说出了一些将领的名字。

他活生生描述了激烈战斗的场面、细节、人物、传说……

当弗里德又滔滔不绝地对伊苏之战及其后果作出自己的评价时，教师显出沮丧的神情了：“等一等，等等，恩格斯同学，你离开课本太远了！”

老师严厉的声音催“11号”重新回到课堂上。

“老师，课本上写的东西有许多是不对的。”

“是吗？”

“帝国的将军克劳塞维茨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不过，真理……”

“请问，你说的真理有什么根据呢？”

弗里德挑衅性地望着老师闷闷不乐的面容。

“我是根据阿利安、狄摩西尼、普卢塔克、狄奥多洛斯、卡里斯延的原著……”

“你是不是都读了他们关于马其顿进军的所有著述？”

“是的！”

老师迟疑的目光凝视着他。

“好！那我考考你，根据阿利安的说法，在伊苏之战中死了多少人？”

“10万波斯人，450马其顿人……”

“那么根据卡里斯延的记述，达利亚在高加米拉有多少兵力？”

“100万步兵，4万骑兵，200辆战车，15头戴着重甲的大象。”

“嗯……”

“如果允许的话，我还可以背诵马其顿的任何一次演说。”

老师困惑地擦着眼镜。

课堂像一群被惊扰的马蜂，全班同学活跃起来：“老师，允许他吧！”“让他背吧！”……

老师真无可奈何，不得不说：“好吧！恩格斯同学……你背吧！”

弗里德站起身来，把目光转向神色激动的全班同学，几十双眼睛在激励着他。弗里德的声音又在课堂上响起来：

“我之所以到亚洲来，不是为了灭绝各族人民，把半个世界变为荒漠，也不是为了压迫战败者，用剑获得的领地是不牢固的，只有对做出好事所表示的谢忱才是永恒的……有人会责备我，我把波斯的风俗习惯搬到了马其顿，我认为许多民族都有值得仿效的东西。如果不互相交换既有的财富，那就不能管理一个大国……”

格兰尼卡战役前的讲话,希发西斯河边的讲话,处决菲洛特时的讲话……老师出神地听着,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天哪,多么非凡的记忆力!而全部讲话又都是用纯粹的古希腊语说的。简直妙极了!现在完全可以把这个学生送到科伦或慕尼黑去,当一个古代史的优秀教员……

亚历山大·马其顿的最后一次演说是用拉丁语讲的,情绪更为激昂。

老师激动得站起来说:“你应该受到最高嘉奖,年轻的同行,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历史科学的希望。”

“11号”却不好意思地微笑着:“应该承认,历史并不是我感兴趣的学科。我希望从事另外的……”

“另外的学科?那你干吗要去背诵这些东西?”

“因为我想当个诗人。”

“诗人?”

“是的!”

老师沮丧地拍了一下手掌。

“诗与马其顿的演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一切伟大的东西都与诗有许多共同之处。”

“有意思!……是谁提示你这种想法呢?”

“谁也没有提示,是我自己这样想的!”

老师以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弗里德,好像是第一次见到似的。

“嗯,你使我非常吃惊……坐下吧!”

弗里德回到了自己的课桌旁,同学们热情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的身影。

老师渐渐回过神来。只见他的食指又在学生花名册上移动:“请到黑板跟前来回答问题。……号……”

弗里德两步并作一步地回到家里,蹬蹬跑到楼上,高兴地敲着门。

弗里德飞快地跑进来,跪在母亲安乐椅旁边,像演戏似的大声嚷道:



但丁像。恩格斯称他为“中世纪最后一位并新时代第一位诗人”。但丁生于佛罗伦斯一个末落的贵族家庭,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却以非凡的创作才华撰写了鸿篇巨诗。他一生坎坷,37岁被放逐,客死异乡

“您的骑士驾到，夫人！”

“您的太太在此，先生！”爱利莎抬起手来回答说。

弗里德站起来，吻着母亲的手。然后，他又坐在妈妈的身旁，笑着说：

“夫人，您的骑士完成了无数功绩。”

妈妈显出一副庄重的姿态：

“说吧，男爵！我洗耳恭听着……”

弗里德把手放在胸前，滑稽地昂起头来说：

“啊，达辛尼亚！我说的一切都是最真实的真理。如今当我走过被某个恶作剧者称为‘皇家中学’的荒凉沙漠地带时，我碰见了三个乌培河谷老年骑士团里的可怕骑士。前两位是大名鼎鼎的伯爵唐·汉契克和唐·科尔理留斯，他们向我发射梭镖，挑起搏斗。他们的双手沾着学生的鲜血，脸上闪出残忍的冷光。我接受挑战，投入了战斗。突然，另一个骑士，衣衫褴褛的约翰·雅可布·艾维希先生冷不防把梭镖刺向我的胸前。四周的人看到这阴险无比的无耻行径，唉的一声发出叹息，同情地为我加油。但我，夫人，您是知道我这颗勇敢的心的，毫不战征。我心里怀念着上帝和您，犹如猛虎一样向敌人扑去。大家都为我的勇敢精神而惊讶不已。过了五分钟光景，艾维希先生就在我的马前跪下了……”

妈妈又兴致勃勃地听了弗里德讲述历史课上回答问题的情景。她依然保持着严肃的态度，但内心的喜悦使她全身打颤，脸颊荡起火一样的红晕。她抑制不住地双手击拍起来，欢快的嗓音打断儿子的“骑士独白”。

“你说他在你身上‘看到了历史科学的希望’……甚至把你称为‘同行’是吗？”

弗里德立刻认真起来：“是的，妈妈！他真的是这样叫我的。还把我当作诗人……”

“哎哟哟，这太好了！”

弗里德脸上却显出忧郁的神色，他说：“这有什么好的，我不觉得……”

妈妈站起来，亲热地把儿子抱在怀里。“孩子，是因为你的知识太好了！前天，希弗林博士对你爸爸说，你是个天生的语言学家……看来，每个教师都想促使你去攻他自己的那门学科。这不是太好了吗？”

“不过，这是不是会使你感到不安，夫人？”弗里德惊异地对妈妈说。

“当然不会，我的骑士！”

“我看不一定，只研究语言学就满足了吗？”弗里德那淡蓝的眼珠望着妈妈滴溜溜转。

放学后，长时间愉快的聚谈，妈妈忘记了身边的事。弗里德侧身凑近妈妈的耳边说：“我想悄悄地告诉你一件事……秘密的事。”

“妈妈一定保守秘密，一句不露。勇敢的孩子，快给妈妈说！”妈妈急切地问。

弗里德佯装着四周张望，然后，认真地说：“您的骑士肚子饿了。饿得要命，两条腿都站不住了……”

妈妈大笑起来。儿子也大笑起来。

不过几分钟，弗里德把一盘蜜炸果吃得一点不剩。

放学后，弗里德的家里很快又成了同学们聚会的地点。这位衣着举止端庄的弗里德，脱下外套，解下领带，穿件白衬衫，把客人领到饭厅或者院子里。

院子里有一棵老菩提树，树下有一张弗里德自制的小木桌，他一般不请客人们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因为那里有着别人（尽管是好同学）很难理解的东西，只有一些思想和念头跟他接近，内心世界同他一致的人才能进入他的住室去。在老菩提树下，年轻的朋友们都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不用担心有谁会监视他们的行动或者偷听他们的谈话，不用担心有谁来打扰他们或者威胁他们。他们围在小桌旁或者躺卧在草地上，几小时几小时地交谈着，沉浸在快乐之中。

弗里德总处在他们交谈的中心位置。同学们感觉，要是弗里德不在，教室里会空荡荡的，大伙躺在草地上也只好嚼着草叶，没滋没味……

爱北斐特皇家中学的学生都戏称弗里德是“乌培河谷学府中的公认领袖”，甚至说成是“德意志的第一个学生国王”。

超凡的才能

十七八岁的弗里德已长成彪形大汉，也是爱北斐特皇家中学出众的美男生。

棕色头发总是那么整齐，白里透红的脸颊上，与淡雅的棕色胡须更显出厚重和端庄。

儿子很像父亲，很注意自己的外貌，老恩格斯就是乌培河谷穿着最入时的人。年轻的弗里德和爸爸一样，从来不穿老式的平凡的。他不爱穿19世纪初传统的服装，而穿比较现代化的，即30年代末在欧洲贵族沙龙中最流行的时装，诸如窄边的、短筒的礼帽，白衬衫，打着摩登的领带，套上坎肩，穿着与长襟礼服迥然不同的短外套，穿着暗色的窄裤腿，带宽丝边的裤子和尖头的漆皮鞋。所有服饰都缝制精细，质地考究。弗里德以其文雅的风度和高超的审美力而引人注目。

弗里德这点上虽然淋漓尽致地遗传了老恩格斯的习性，但是，在他华丽的外貌后，青春的激情在汹涌澎湃，这种性格像新鲜的葡萄酒一样冒着泡沫，冲破任何束缚他、限制他、压抑他的羁绊。尖头的漆皮鞋抑制不住他用脚去踢那扔在路上的洋铁罐。时髦的外套和摩登的领带不妨碍他去参与同学们的嬉闹，甚至到女子中学的窗户外哼唱小夜曲。用巴门一些道学家们的话，弗里德有一种“不稳定”的性格。

只有同他常在老菩提树下，玩得连眼镜也笑落在草地上的同学，才真正了解他。

弗里德邀同学聚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次都是从音乐开始的，同学们在自己的固定的位置上坐下来，弗里德弹奏拉摩的作品或者巴赫的作品，大家沉浸在小步舞曲的明快和赋格曲的激流之中。

弗里德同柔和而激昂的曲调完全融和在一起了。他演奏着，忘记一切。这时，听得出神的客人们几乎成了哑巴，被他的意志、感情和魔力所折服，